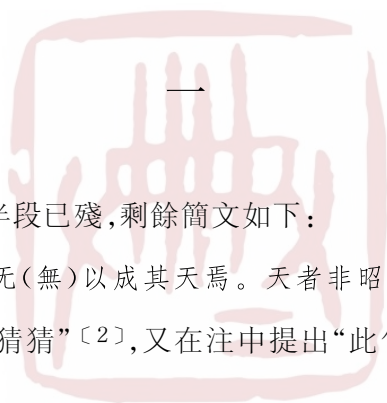


#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 占候之類”叢札

鄔可晶



《曹氏陰陽》簡 1684 上半段已殘，剩餘簡文如下：

☐ 冬夏不足，則天无（無）以成其天焉。天者非昭 = 猜 = 謂〔1〕

整理者讀“昭 = 猜 = ”為“昭昭猜猜”〔2〕，又在注中提出“此句也可能當讀為‘天者非昭猜，昭猜謂……’”〔3〕。

我認為整理者的前一種讀法正確可從，但“猜猜”當讀為“青青”（“猜”从“青”聲）。《鶡冠子·度萬》有如下之語：

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

吳世拱注：“蒼蒼，青貌。”張金城《箋疏》：“《爾雅·釋天》：‘春為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韓詩外傳》四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4〕“蒼”、“青”義近。本書所收《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第六組簡 2046 殘文“青龍”，整理者注謂即“東宮蒼

〔1〕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圖版第 82 頁，文物出版社 2010 年。

〔2〕 同上，第 206 頁。

〔3〕 同上，第 208 頁。

〔4〕 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139 頁，中華書局 2004 年。



龍”之“蒼龍”〔1〕。簡文的“猜(青)猜(青)”，當與“蒼蒼”同意。

《禮記·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鄭玄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引者按：意謂天本生於“昭昭”）……昭昭猶耿耿，小明也。”〔2〕“天者非昭昭青青”之“昭昭”，當與此同。《曹氏陰陽》簡 1673 有“昭冥者，陰陽之口也”語，〔3〕簡 1674 說“陽明女（如，訓‘而’）昭明”〔4〕，可知“昭昭”當屬陽。上引張金城《鶡冠子箋疏》已謂天之色蒼，由於“陽氣始發”。簡文認為“天”非“昭昭”、“青青”之謂，只是說天不以此得名，似並不否認“天陽地陰”的一般屬性（簡 1653 謂“天無爲也，主靜，行陰事。地生物，有動，行陽事”，乃“其事之陰陽不然”）。〔5〕

“天者，非昭昭青青謂”與上引《鶡冠子·度萬》“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顯然語義、文例皆極近。簡文“謂”字之下應該也有“天也”或“之天也”一類的話位於另簡，甚至還可能有講“地”的一句話，不知能否在未發表的殘簡中找到（《鶡冠子》認為“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可惜《曹氏陰陽》已殘，無從得知是否亦持此見）。本篇簡 1685—1686 有“白丹發，朱草生，馮（鳳）鳥下，游龍見”等語，〔6〕整理者注引《鶡冠子·度萬》：“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7〕彼此用語亦近。〔8〕《鶡冠子》舊多疑爲偽書，20 世紀 70 年代馬王堆

〔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241 頁。

〔2〕《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第 15 冊第 1696—1697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81、205 頁。按“之”下缺釋之字，疑爲作“禿”之“秀”字（同篇簡 1667 有作之“莠”）。“昭冥者，陰陽之秀也”與下句“燥濕者，寒暑之精者也”對文，“秀”、“精”義正相關。

〔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81、205 頁。參看此書第 207 頁。

〔5〕有人認爲《曹氏陰陽》主張“天陰地陽”，此種陰陽觀念較爲原始，“與秦漢及其以後的陰陽觀截然相反”（陳乃華：《早期陰陽學說的重要文獻——〈陰陽時令占候之書〉初探》，《文獻》1997 年第 1 期，第 218 頁）。此說不確。

〔6〕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82、206 頁。

〔7〕同上，第 208 頁。

〔8〕簡 1644“此其杵也”，簡 1652“凡此皆天地陰陽之大杵也”，簡 1655“夫去（吐）生而啞死，此其大杵也”，整理者已指出“大杵”亦見於《鶡冠子·道端》“觀其大杵”（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207 頁）。但整理者疑“杵”當讀爲“判”或“分”，訓爲“別”，似不確。《鶡冠子·道端》“觀其大杵”，俞樾謂“猶言大端也”，即《儀禮·士昏禮》疏曰“據大判而言耳”之“大判”。其說當是（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104、105 頁）。此“大判”屢爲唐人作經傳注疏時所用，如《儀禮·聘禮》疏“大判而言”等，例多不贅舉。皇侃《論語義疏》於《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章引“師說”：“人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同書《叙》：“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判有三途。”賈思勰《齊民要術·種穀》：“凡五穀，大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參看汪維輝：《〈齊民要術〉詞彙語法研究》第 184—185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蓋即“大略”、“大端”、“大抵”之義，不過書證時代都偏晚。今據銀雀山漢簡《曹氏陰陽》和《鶡冠子》，可知戰國至秦漢間已有此語，但一般書面文獻似不見使用，可能由於此係口語詞之故。

西漢早期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不少與之相合而不見於他書的文句,證明此書並不晚出。《度萬》篇“論‘度神慮成’之要”〔1〕,其中屢道陰陽。可能作者寫此篇時,曾參考過《曹氏陰陽》之類的資料。〔2〕

## 二

上一則引過的《曹氏陰陽》簡 1685“白丹發”等,其前有如下文句:

聖王行於天下,風雨不暴,雷霆不執,寒暑不代(忒),民不文飾……〔3〕

“執”,整理者讀爲“熱”,《衆經音義》引《廣雅》:“熱,燒也,然(燃)也。”〔4〕不過,古書多以雷霆震擊爲妖祥之事,似未見有言雷霆燃燒者。〔5〕

從戰國秦漢出土文字資料看,“炅”與從“執”聲的“熱”爲一字異體。〔6〕春秋時期的秦公簋、秦公鎛銘“鎮靜不廷”以及陝西鳳翔縣秦公墓出土的石磬殘銘“不廷鎮靜”之“鎮”,均從“炅”聲。〔7〕“鎮”、“震”音近,〔8〕所以李春桃先生指出三體石經古文“震”實以從“戈”、“炅”聲之字爲其聲旁。〔9〕既然“震”可從“炅(熱)”聲,“執”應該也

〔1〕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第134頁。

〔2〕《曹氏陰陽》後代雖未流傳下來,但“《漢書·藝文志》著錄陰陽家書二十一種,又五行家下著錄有《泰一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等書”(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206頁),可見當時類似之書是很多的。

〔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82、206頁。

〔4〕同上,第208頁。

〔5〕《西京雜記》卷二:“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末。”大木火燃,也是因雷震引起的。

〔6〕參看裘錫圭:《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學卷》第372—37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543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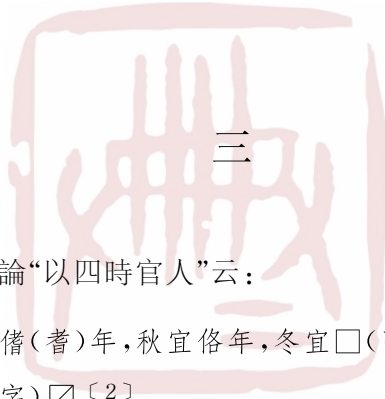
〔7〕簋銘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冊第2682—2685頁04315號,中華書局2007年;鎛銘見上引書,第1冊第318—319頁00270號;磬銘見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5卷第393頁19786號、第400頁19793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戰國楚簡中,“慎”與“彡”聲字有相通之例,“慎”字且有加注“彡”聲者(參看陳偉:《“秦客陳慎”即陳軫試說》,同作者:《新出楚簡研讀》第28—3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吳命〉校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265—26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張家山漢簡《蓋廬》“填星”之“填”,本亦從“彡”聲(參看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874頁)。“慎”或借“炅/沓”爲之。“震”與“彡”及從“彡”聲諸字,都屬章母文部,除聲調外,聲韻皆同。

〔9〕李春桃:《楚文字中從“炅”之字補說——兼釋“熾”、“震”字古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第17—1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可以讀爲“震”。據學者研究，三體石經古文字具有較明顯的齊系文字特徵。<sup>〔1〕</sup> 山東臨沂齊魯故地銀雀山 1 號漢墓(下葬於漢武帝早年)出土的竹簡文字中存在用“𡗗”爲“震”之例，可能就是戰國時代齊系文字用字習慣的孑遺。

“震”指雷擊。《春秋·僖公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杜預注：“震者，雷電擊之。”(《公羊傳》亦言：“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古書有以“震雷”與暴風、疾雨等對舉者，如《後漢書·方術列傳下》“時暴風震雷”，《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於是震雷疾雨”，《素問·五常致大論》“雷霆震驚，沈霧淫雨”，與簡文以“不暴”言“風雨”、以“不𡗗(震)”言“雷霆”同例。《左傳·昭公四年》載季武子問申豐“雹可禦乎”，申豐對以藏冰、用冰之事，謂“其藏之(引者按：指冰)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反之則“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正以無淒風苦雨、“雷出不震”爲吉。簡文言“聖王行於天下”，則“風雨不暴，雷霆不𡗗(震)”，其事相類。



《曹氏陰陽》簡 1646 論“以四時官人”云：

春宜少年，夏宜耆(耆)年，秋宜侖年，冬宜□(引者按：此字似存“耆”頭，可能是“老”、“耄”等字)□<sup>〔2〕</sup>

整理者疑“侖”讀爲“胡”，引《詩·載芟》“胡考之寧”毛傳：“胡，壽也。”《周書·謚法》“彌年壽考曰胡”。<sup>〔3〕</sup>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曹氏陰陽〉研究》謂“耆年”當指壯年，引《廣雅·釋詁一》“耆，強也”、《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不懦不耆”杜預注：“耆，強也。”“侖”則讀爲“老”。<sup>〔4〕</sup>

簡 1623 說：“秋冬，陰也。春夏，陽也。”又謂“長年者，陰之屬也，以其不能動作也”(簡 1640—1641)，“□年以秋冬入官，然而久者，必有病者也。夫病亦近於老矣”

〔1〕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 259、334—462 頁，綫裝書局 2007 年；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第 323—327 頁，綫裝書局 2007 年。

〔2〕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79、204 頁。

〔3〕 同上，第 207 頁。

〔4〕 《中原文物》2007 年第 2 期，第 69 頁。參看楊安：《〈銀雀山漢墓竹簡·佚書叢殘〉集釋》第 238 頁，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簡 1647—1648)。據此可知,按照一般的陰陽觀,春夏宜官屬陽之少壯,秋冬宜官屬陰之長老。連劭名先生訓“偁(耆)”爲“強”,甚是。“耆”有“強”義,除連文所舉之例外,又見於《周書·謚法》、《國語·晉語九》以及睡虎地秦簡《司空律》等,裘錫圭先生早已指出;〔1〕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從政》甲篇簡 9“志氣不旨”之“旨”,王凱博先生認爲也當讀爲“耆”,訓“強固”;〔2〕新近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封許之命》簡 5“臧(壯)耆爾猷”之“耆”,亦有訓爲“強”者。〔3〕簡文“夏宜偁(耆)年”,可爲“耆”的此種義項再提供一個確例。

“偁年”讀爲“胡年”或“老年”,文義雖然合適,但在文字學或音韻學上却有可商之處。“偁”、“老”無相通之理。“偁”在《集韻·陌韻》裏,是“格至”之“格”的後起本字“偁”的或體(實爲訛體);《玉篇·人部》訓“偁”爲“人姓”。這些大概都是晚起之字,〔4〕跟簡文的“偁”當無關。簡文“偁”究竟是不是从“人”、“各”聲之字,還是個問題。

下面試對“偁”字提出一種新的設想,供大家參考。在戰國時代的三晉兵器、璽印中,“咎”常寫作“偁”;〔5〕春秋時期的楚戈“臧之無咎”之“咎”,亦作“偁”形;〔6〕新蔡葛陵村戰國楚墓所出竹簡中的“咎”,偶爾也有寫作“偁”的(見乙四 84 號簡)。〔7〕學者們已經指出,銀雀山漢簡文字中,無論字形還是用字,都有受六國古文影響之例。〔8〕頗疑《曹氏陰陽》的“偁”跟六國文字一樣,也是“咎”之異體。本書所收《五令》簡 1902 已有“咎”字,〔9〕《人君不善之應》簡 1939 又有从“咎”从“頁”之字。〔10〕此篇

〔1〕裘錫圭:《〈睡虎地秦墓竹簡〉注釋商榷》,《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第 97 頁;同作者:《讀書札記四則》,《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第 475 頁。

〔2〕王凱博:《楚簡字詞零識(三則)》,楊振紅、鄔文玲主編:《簡帛研究二〇一四》第 19—21 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3〕簡帛網“清華五《封許之命》初讀”帖子下第 0 樓“ce”、第 2 樓“蚊首”等說: <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46&page=1>。

〔4〕參看李家浩:《戰國官印叢考·咎郎左司馬》、《先秦古文字與漢魏以來俗字》,《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 85、392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3 年。後一文蒙蘇建洲先生指示。

〔5〕湯志彪:《三晉文字編》第 1223—1224 頁,作家出版社 2013 年。“偁”爲“咎”之異體,由李家浩先生釋出,見上注所引書,第 85—88、391—392 頁。

〔6〕董珊:《出土文獻所見“以謚爲族”的楚王族——附說〈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的讀法》,《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 113 頁,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8 年。

〔7〕李家浩:《先秦古文字與漢魏以來俗字》,《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第 392 頁。

〔8〕參看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第 284—285、296—297、299、304—305、306—307、307—308、308—309、317 等頁,綫裝書局 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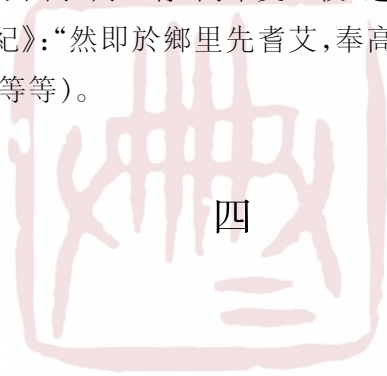
〔9〕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101、226 頁。

〔10〕同上,第 105、229 頁。



“咎”作“恪”，既可視為六國古文的遺迹，也有可能當分析為从“人”、“咎”省聲，乃“咎年”之“咎”的專字（猶“耆年”之“耆”作“僭”）；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緇衣》簡 10 與今本“仇”相當的“戠”，實為从“戈”、“咎”省聲之字，〔1〕與此同例。學者論定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2〕銀雀山漢簡出土於齊魯故地（參看上一則），似說明齊文字（或受齊文字影響者）中作為偏旁的“咎”省成“各”，不是偶然的現象。〔3〕

馬王堆帛書《房內記》（為原《雜療方》的一部分）12、13 行有藥名“陵椿”，《馬王堆漢墓帛書[肆]》謂即陵藁。〔4〕“椿”、“藁”音近可通。〔5〕《周禮·地官·大司徒》“其植物宜膏物”，鄭注：“膏當為橐，字之誤也。”〔6〕“咎”、“皋”古通。〔7〕古書“皋”與“高”、“皋”與“橋”（“喬”从“高”聲），都有相通的例子；〔8〕晉靈公夷皋（《公羊傳·宣公二年》“皋”作“獬”。按“皋”、“獬”即“皋”、“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作“需公高”（簡 50），整理者已指出“皋”、“獬”與“高”音近通假。〔9〕“恪（咎）年”疑讀為“高年”。武威漢墓所出“王杖十簡”簡 4 有“高年受王杖”之語。〔10〕此外古書中“高年”之稱屢見（如《漢書·武帝紀》：“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同書《刑法志》“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等等）。



《禁》簡 1714 說：

……（上略）夫上文天英而為日月（月，月）榮成列星，散而為八精。〔11〕

〔1〕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新出楚簡文字考》第 110 頁，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2〕參看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第 250—320 頁。

〔3〕此點蒙郭永秉先生指示。

〔4〕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六冊第 78 頁，中華書局 2014 年。

〔5〕參看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 117 頁。

〔6〕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 733 頁。

〔7〕同上，第 710 頁；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 116 頁。

〔8〕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第 711 頁。

〔9〕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下冊第 157 頁，中西書局 2011 年。按人名“夷吾”、“夷昧”、“夷皋”之“夷”，疑為語助詞（“夷”作語助詞用，參看俞敏監修、謝紀鋒編纂：《虛詞詁林》第 195—196 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故《繫年》可省稱“高”。

〔1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武威漢簡》，圖版貳貳，第 140 頁，文物出版社 1964 年。

〔1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85、209 頁。

按當在“夫上文天”後點斷，“英而爲日月”、“散而爲八精”文例一致，“英”與“月榮成列星”之“榮”義近(《爾雅·釋草》：“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上文說：“夫大道上文天，爲天五刑；下以口土，爲土五美；中以口人，爲人五德。”(簡 1713—1714)〔1〕這裏的“夫上文天”也當指“大道”而言。《論衡·是應篇》引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前人據類書所引改“大”爲“天”，可從。〔2〕儒者云“道至天”則“日月精明”，簡文言大道“上文天”而有“英而爲日月”等事，彼此可以參照。

《淮南子·天文》：“日月之淫爲〈氣〉精者爲星辰。”〔3〕其說與“月榮成列星”近似。簡文“散而爲八精”，應指列星散爲八精，義與“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說文·七上·晶部》“星”字下解釋)相因。由此推斷，“英而爲日月”的主語當是“天”。《淮南子·本經》以“日月星辰”等皆爲“天之精”(亦見於《文子·下德》)。簡文的意思是說，大道上文天，天英而爲日月，月榮而成列星(“天之所英”、“月之所榮”，即天、日月之精華)，列星散而爲八精，凡此皆“大道”的產物。

《鶡冠子·天權》：“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若〉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4〕此篇“天英”之所指(張金城《鶡冠子箋疏》謂“天英者，上所云得乎天地人而後陳以五行、戰以五音之類是也”〔5])，雖與簡文“(天)英而爲日月”有別，但構詞則如出一轍。這是可以注意的。

## 五

《占書》簡 2074 的下半段有如下之語：

无(無)故而小其衡石斗甬(桶)，是胃(謂)削(以下文字在簡 2075 的開頭，但已殘)〔6〕

整理者注引《開元占經》卷一一四引《天鏡》：“人君改小秤衡斗桶，是謂裂德，五穀不入

〔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85、209 頁。

〔2〕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第三冊第 766—767 頁，中華書局 1990 年。

〔3〕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增訂本)》，上册第 281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




〔4〕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第 368 頁。

〔5〕同上注。

〔6〕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116、241 頁。

倉，民流亡，大饑。”〔1〕據簡文可以校正《天鏡》的一個錯字。

《占書》屢見“是胃(謂)×德”的文例，如簡 2072—2073：“无(無)故而自田其城下，是胃(謂)窮德，乃有芒(荒)野，四競(境)不通。”又如簡 2074：“无(無)故而踐其正卿，是胃(謂)務德(引者按：“務德”之“務”以讀“侮”為好。簡 2081：“國之殆也，務於四方。”“務”亦當讀為“侮”)，適(嫡)□不立。”〔2〕上引簡文“是謂削”後必亦有“德”字。“削德”正與“無故而小其衡石斗桶”相應。《天鏡》作“裂德”，其義不如“削德”確當。

原簡“削”作 (已發表的銀雀山漢簡“列”字似皆作類“死”形，參看《銀雀山漢簡文字編》154 頁、《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續》76 頁)，與秦漢文字中作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簡 127)、 (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後半幅末段第一列行 6)之“列”形近。在文獻傳抄過程中，很可能有人把“削德”之“削”誤認為“列”，為求文義可通，進而讀作“裂”(上舉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列”，在簡文中亦用為“裂”，〔3〕是“列”、“裂”通用之證)，乃成今見《開元占經》所引《天鏡》之貌。

上舉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列”字，見於如下一條：

□行中天。昆屯，前後兌其行。前廡(卑)後高，白，不戰；多支，則多取列邑。〔4〕

整理者注引《開元占經》卷七十一《流星占一·流星名狀一》引《荊州占》：“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為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並指出“‘列’字與‘削’字形近，《荊州占》中的‘多死亡’、‘削邑’諸語與帛書此條‘多支則多取列邑’之間也可能存在輾轉演變的關係”〔5〕。由帛書的“多取列邑”變為《荊州占》的“削邑”，當與“列”被誤認作“削”有關。此可與銀雀山漢簡《占書》的“削德”訛為《天鏡》的“列(裂)德”互證。

## 六

《占書》所載“古之亡國志”，歷數天象與諸古國之亡，其中簡 2091 有如下一句：

〔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 243 頁。

〔2〕同上，第 116、241 頁。

〔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第 49 頁。

〔4〕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一冊第 208 頁、第四冊第 275 頁。

〔5〕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冊第 276 頁。





月四垣(暈),□患民亡。〔1〕

整理者加注說:

“患”上一字從“豕”,似是“豕”字。豕患,疑是“豕韋”二字之譌。《國語·鄭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云“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2〕

也有人把“□患”二字釋爲“遂患”,〔3〕謂“即古人所說的附庸”,“國之郊外曰遂……非其族類,其心必異,故附庸之人稱爲‘遂患民’”〔4〕。

整理者疑“□患”爲古書所記夏商時古氏族“豕韋”,頗有道理。但在釋字方面尚有可說。所謂似“豕”之字原作,有學者因此字中間“豎筆筆直”,銀雀山漢簡所見“豕”、“遂”字中間豎筆都“有一定弧度”,而不信其可與“遂”、“豕”等字溝通。〔5〕我們認爲,所謂中間豎筆是否有弧度的問題,恐怕不能看得過於絕對。在西漢早期的馬王堆簡帛文字中,不同書手筆下的“豕”字或“豕”旁,中間豎筆有的確實很彎,有的則寫得筆直;〔6〕張家山漢簡中的“豕”旁也是如此。〔7〕結合其所存筆畫和形體特徵來看,此字當從“一”從“豕”(“一”旁左邊的點畫尚在)。秦漢文字“豕”即“豕”字(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所收《六韜》簡744“周有天下以豕社”之“豕”即作“豕”),〔8〕但它只比“豕”多一“一”旁,確有可能係“豕”之譌寫或增繁之形。〔9〕

“豕”下一字作,稍有殘損。釋此字爲“患”,從字形看當然無可厚非。〔10〕但如

〔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117、242頁。按劉樂賢先生懷疑“古之亡國志”中的“民”字,如上引簡文“□患民”之“民”,皆“氏”之寫譌。說見其:《談銀雀山漢簡中的〈亡國志〉》,《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第170—172、17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2〕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244頁。

〔3〕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第31頁簡0389,文物出版社1985年。按《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出版前討論此篇者,釋文皆據此書。

〔4〕連劭名:《銀雀山漢簡〈占書〉述略》,《考古》2007年第8期,第63頁。參看楊安:《〈銀雀山漢墓竹簡·佚書叢殘〉集釋》第345頁。

〔5〕楊安:《〈銀雀山漢墓竹簡·佚書叢殘〉集釋》第34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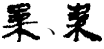

〔6〕參看陳松長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389—390等頁,文物出版社2001年。

〔7〕參看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第40、41、116、199、263等頁,文物出版社2012年。

〔8〕參看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第645頁,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9〕漢代文字“豕”多寫作“彘”形。不作“彘”之“豕”,亦有在其上增橫畫(如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425行“豬”字)等變化,甚至“豕”還有增繁爲“豸”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爲國之過》簡1073),遂與用爲“貌”之“豕”形相混(參看于淼:《漢代隸書異體字表與相關問題研究》上編《漢隸異體字表》第423—424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10〕銀雀山漢簡中的“患”字見駢字齋:《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第345頁;楊安:《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續》第181頁。

考慮到“豕患”與“豕韋”的聯繫，則此字所从的“串”，以看作“韋”的簡省之體為宜。湖南沅陵虎溪山 1 號漢墓所出西漢早期竹簡《閻氏五勝》，在整理者發表的圖版編號為 M1N: 69—戊 4 之簡上，有“【一】（引者按：此字原抄漏）圍之木不能任萬石之土”〔1〕。劉樂賢先生指出所謂“圍”當釋為“圍”，“圍，是古代描述樹木大小的一個常用量詞”；並根據趙平安先生的提示，指出馬王堆帛書《五行》326 行原整理者釋作“不圍於心也”之“圍”，也當改釋為“圍”，讀為“違”。〔2〕其說甚是。〔3〕虎溪山漢簡和馬王堆帛書的這兩個“圍”字分別作、，中間正是“串”形，跟這裏討論的所謂“患”字情況相同。或以為此種“韋”即可讀“韋”音的“東”字，似不必。銀雀山漢簡一般的“韋”字作〔4〕、“圍”字作〔5〕、〔6〕，似“串”之“韋”當由此類寫法省變而成。馬王堆帛書中“圍”或作（《明君》408 行）、（《戰國縱橫家書》120 行），〔7〕“韋”變從三個圈形，如省掉一個，即成“串”。《占書》此字的“韋”所以如此簡省，也許還跟其下另有“心”旁、上部構件不宜過長有關。《戰國縱橫家書》中有寫作、的“韋”（見 102、104 行），〔8〕此實是從“巾”的“韋”字（戰國古璽、漢代簡牘文字和《說文》中都有“衛”字，也从“巾”），前一例上所从“韋”，亦因其下有“巾”而省變為似“串”之形。

總之，銀雀山漢簡《占書》中的這個“患”，完全有可能當視為从“心”、“韋”聲，即“悳”字（《說文·二下·是部》以為“韋”之籀文）。“悳”讀為“豕韋氏”之“韋”，是相當自然的。

## 七

《占書》簡 2093—2094 述“亂國”之妖祥云：

夫名川絕，大微（沼）固（涸），天雨血星，月並出，星貫月，反景，倍佗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第 52 頁。

〔2〕 劉樂賢：《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及相關問題》，同作者《戰國秦漢簡帛叢考》第 147 頁，文物出版社 2010 年。

〔3〕 參看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冊，第 91 頁。

〔4〕 駢字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第 94 頁。

〔5〕 同上，第 228 頁。

〔6〕 楊安：《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續》第 115 頁。

〔7〕 陳松長等：《馬王堆簡帛文字編》第 258 頁。

〔8〕 同上，第 221 頁。

(僑), 彗(彗)星, 營(熒)或(惑), 雲□, 夭(妖)恙(祥)見於天, 此逆上者也, 此皆亂國之氣也。〔1〕

“天雨血星”位於簡 2093 之末, 整理者在此句後加注說:

“星”字與下一簡“月並出”連讀無意義, 因為星月並出並非怪異的天象, “星”字疑涉下簡“星貫月”之“星”字而衍。另一種可能是此簡與下一簡不連, 中間有缺簡。但從文義看, 自“名川絕”以下列舉各種災異現象, 文字不會太長, 二簡之間似無缺簡。〔2〕

缺簡說固不可從, 其不合理處整理者已加說明; 認為“天雨血星”的“星”涉下文“星貫月”而衍, 似亦缺乏根據。

“天雨血星”當斷作“天雨血、星”, 猶言“天雨血、天雨星”。“天雨血”之為妖祥, 連劭名《銀雀山漢簡〈占書〉述略》已舉《開元占經》引《京房占》、《天鏡》等文, 〔3〕可以參看。這裏再補充兩個先秦古書中的例子。《呂氏春秋·慎大》記周武王克殷之後, 得二虜而問“若國有妖乎”, 一虜對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 此吾國之妖也。”(又見於《新序·雜事二》)《墨子·非攻下》說“昔者三苗大亂”, “雨血三朝”。至於“雨星”,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開元占經》卷三皆引京房《易傳》: “君不任賢, 厥妖天雨星。”《春秋·莊公七年》: “夏, 四月, 辛卯。……夜中, 星貫如雨。”《公羊傳》解釋說: “何以書? 記異也。”上引武王問虜殷之將亡, 是否有妖之事, 在《群書治要》卷三十一、《藝文類聚》卷九、七十一等類書所引《六韜·文韜》中也有記載(參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六)。此文中一虜對曰: “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 小者如椎, 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 深尺餘。”“雨石”即“雨星”(《左傳·僖公十六年》: “十六年春,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殷國將亡之妖中的“雨血、雨石”, 也就是《占書》所謂的“天雨血、星”。

2015年6月17日

附識: 拙文蒙郭永秉、蘇建洲先生審閱指正, 作者十分感謝。

(鄒可晶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出土文獻  
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助理研究員)

〔1〕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117、242頁。

〔2〕同上, 第242頁。

〔3〕《文物》2007年第8期, 第64頁。